

有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鬼故事短篇的，适合半夜看的那种？

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年轻女孩来送外卖的。

我从猫眼向外看，黑黑的四周，中间一盏猩红的灯。

不对。

那不是灯。

那是一只猩红的眼睛！

今天加班回家，我馋了排骨又懒得做饭，便索性点开外卖软件。其中有家排骨饭离我不远，评价特别好，说排骨熬得恰到好处，还量大管饱。我就点了份排骨套餐，等着看它能不能带给我什么惊喜。

我没想到半个小时后，这份惊喜居然来自于外卖骑手——

怎么是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外卖？

女孩脸色白皙，身材瘦弱，穿了条看上去有点年头的花裙子，很是复古。

应该是商家配送？

我多留意了女孩几眼。可惜她表情冷冰冰的，话也没说，把外卖递给我就离开了。

原来是高冷范儿啊.....

我摇摇头，在沙发上一边看《极限挑战》，一边吃起外卖。等快吃完时，身边忽然传来了两声呜咽。

我低下头，看到养的金毛犬阿黄正趴着流口水，眼巴巴看着我。

「给你馋的啊！」

我又气又笑，把最后两块排骨丢给它，转头收拾垃圾时，才发现外卖袋里居然还有一个玩偶。

那是一条鲤鱼玩偶，食指长，黑黑的，只有一对眼睛是惨淡的白色。

我拿起来，滑溜溜的手感十分真实，好像下一秒就会从手中溜走一样。

这种感觉令我十分膈应，连忙嫌弃地把它丢回袋里。

我不喜欢鱼。

或者说是害怕。每次看到那种空洞无神的眼睛，湿漉漉的躯干，我都躲得远远的。

MD，你一家排骨外卖送什么鲤鱼玩偶？

晦气！

我骂骂咧咧将外卖袋放在厨房，顺手拿了几听啤酒回去继续看，然后醉醺醺地上床睡觉了。

「为什么……」

分不清睡了多久，脑海中忽然蹦出一道嘶哑的声音。

就像……有人在耳边说的一样。

什么为什么？

做梦？我下意识去拿床头的水杯，伸手挥了挥，却什么也没抓到。

我有点烦躁，手用力一伸，竟然摸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东西，指尖传来冰凉油滑的触感。

卧槽！什么玩意？？

我一惊，急忙缩回手打开床头灯，扭头看向刚才伸手的位置。

一条鱼。

那条鲤鱼玩偶躺在床头柜上，无神的眼睛就那么盯着我。

我咽了口口水。

我明明把它扔回外卖袋了啊？

我忍着酒后的头疼，起身去了厨房，发现外卖袋子竟然莫名倒在地上，汤汤水水撒了一地。

是我喝多断片不小心弄翻了？

可没理由还翻出来那条鲤鱼玩偶吧？

我疑惑回过头，一眼看到阿黄在卧室门口，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阿黄，下次不许翻垃圾了！」

我骂了它一句，继续回床上睡去了。

2

我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做内容总监。

主要方向是男女情感，制造爆点内容，可以说是揣摩和玩弄人心的工作。

上了一天班，我身心俱疲回到家，又想起了昨天的排骨外卖。

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见到那个女孩？我是不是也该把握机会尽早脱单了？

想到这里，我又下了一单排骨套餐。

说起来，我最近桃花运正盛：这几天每次到公司，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女生，总会给我准备好一份豆浆油条。

可惜，我不是很想在公司找女朋友。

但昨天的女孩，虽然稍显冷淡，但模样和身材却是我的理想型.....

半小时后，果然又是她来送的外卖。

这一次，她把外卖递给我，我果断拉住了她的手。

很冰，甚至冰得我愣了一下。

接着我故作绅士地说：你好，能留一下联系方式么？

女孩慌了试图挣脱我的手，动作却有点不协调的样子。

我也知道自己有些唐突，便放开手，正想说些什么，女孩摇摇头，直接低着头跑开了。

这也太容易害羞了吧？

我叹口气，意兴阑珊吃起外卖，刷了会微博就睡觉了。

没想到半夜时分，嘶哑的声音再次出现了！

「为什么.....」

半睡半醒之际，我再次听到这个声音，咽了口口水。

因为想起了昨天的怪事，我连眼睛都没睁，企图继续睡过去。

「为什么.....」

结果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我甚至感觉，是有人在和我面对面说话，几乎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呼气。

我全身都在发热，发痒。

可能是潜意识作祟，迎面而来的呼气好像更真实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闭着眼，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全身绷紧，双手握拳，猛地睁开眼睛。

一条鱼。

那条熟悉的鲤鱼玩偶，竟然直接躺在了我的枕头上！

甚至就是和我面对面的距离！

这他妈的！这他妈的.....到底是谁的恶作剧？

我慌张跑到客厅，拨通了商家的号码。

「你家的狗屁玩偶到底怎么回事？」

「您好，请问您是？」

「明景小区 8 号楼 801。我点了你家两天的外卖！」

「哦哦，我有印象。可.....我家不送玩偶啊？」

「你放屁！要不要我直接拿过去给你看？还有你家那个送餐员也阴森森的，吓唬老子啊！」

「外卖是我侄子送的啊，有什么问题吗？」

「妈的！你侄子异装癖吗？大老爷们儿穿女装送餐？」

「那个不好意思，您等一下啊.....」

电话那边传来带着方言的对话声。

「对了，是不是您女朋友放的？侄子说这两次都是您女朋友在楼下拿外卖的呀。」

啥？女朋友？我 TM 哪来的女朋友？

一瞬间，我想起了那个穿长裙的女孩，再想到老板说这两天是侄子送的外卖。

所以，是那女孩故意在我家楼下等外卖，再送给我？还是说，她就是给我点早餐的女生？

她不会是在暗恋我吧？

有这么暗恋人的么！？

3

天亮后，我丢了玩偶，去公司找了一整天，都没找到那个给我点外卖的女生。

下班回家，我故意在楼下多转了几圈，还是没发现任何可疑女生的踪影。

我叹了口气，感觉她可能不会再骚扰我了，便转身上楼。

结果当我开门时，心再次提起来了。

门没推开，门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深呼吸一口气，侧身贴着门，猛地用尽力气推开门。

我拿着公文包做武器，刚迈进屋子，就感觉脚碰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全身的鸡皮疙瘩都炸起来了！

门后，竟然密密麻麻堆着小山包一样的鲤鱼玩偶！

我甚至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腥味！

那女孩来过我家？

她到底要 TM 的干什么？

我谨慎检查了客厅、卧室、卫生间，甚至趴在地上找陌生的脚印，却未发现任何女孩留下的痕迹。

除了屋内弥漫的那一股臭味。

所以臭味是哪儿来的？

我疑惑地打开窗户，想通一通风。

当车水马龙的声音冲进屋子的一瞬间，我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劲了。

屋里实在是太安静了。

我缓缓转过身环视屋子，不停喊着阿黄的名字。

每一个角落，都没有阿黄的身影。

我在客厅站定，心里有了一种不妙的想法。

沉寂的屋内，我看向门口那一堆鲤鱼玩偶。

我不禁头皮发麻，但还是壮着胆子，抄起衣架，走近那堆玩偶。然而刚扒拉没两下，我心跳几乎都停止了。

埋在玩偶下的，是我的阿黄。

它曾陪我度过了三年的社畜时光。

如今的它，全身被扒光了皮，血淋淋埋在鱼群中，早已咽气多时。

心痛与恐惧涌上来，我颤抖着往后退去，忽然间脚踝传来剧痛，可能是被椅子绊住了，身体不受控地往后倒去。

我立即伸手护住了自己的后脑勺。

结果，意想之中的疼痛却没传来。

我没摔倒。

我竟然，被一个人扶住了。

冷汗浸湿后背，我甚至不敢回头，只敢哆哆嗦嗦地低头看去。

在我的腰间，只剩两个湿漉漉的手印。

我猛一回头，屋子里空荡荡的。

我全身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那个女孩，一直在我家里？

4

这个家一秒都不能再待了！

我抱起阿黄尸体，疯狂冲出了家门，跑到最近的一座公园，忍痛将阿黄埋葬。

这是它来过最多次的公园，是它的第二个家。

接着，我去超市买了把裁纸刀，出门打了辆出租车，报出排骨店的地址。

我到的时候，一个中年老板正在拉下卷帘门。

我直接冲到老板面前，将裁纸刀死死顶在他的腹部，歇斯底里大喊：「说！那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老板吓傻了，磕磕巴巴说：「您是.....」

「老子昨天就给你打过电话！」

「.....啊，我说了，餐是我侄子送的啊！」

「他妈的！我说的是那女的！跟你们是什么关系？」

「大哥！我侄子才上高中，他肯定跟您女朋友一清二白的，我替他向您保证啊！」

什么玩意儿？还一清二白？

你替他保证，你怎么不替我的狗去死？

我被老板气得一噎，正想继续发问，却被老板狠狠踢中了肚子，让他挣脱逃开了。

眼看老板骑上了电动车，我忍痛冲过去拉住他：「不说清楚，你丫就别想跑！」

「大哥，你们两口子吵架，能不能别扯上我啊？」

「谁他妈跟那个女人是两口子？」

「可您女朋友一直在您背后偷笑呢……」

我一怔，被中年人找到机会开车溜远了。

我缓缓转身，店面的玻璃门上映出我孤零零的身影。

所以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女人，就在我的背后？

5

在街边徘徊到十点多后，我决定去最近的派出所报警。

穿过幽静的公园近路时，我忽然听到一句沙哑喊声：

「小伙子，你招上脏东西了！」

我回过头，一个中年道士正在收摊，同时冲我挥了挥手。

我愣了愣：「你……什么意思？」

「叫我张道长便可。」张道长上前打量我一番，摇头说，「你应该很清楚的，不妨说说看吧。」

我有些狐疑，但还是说了这两天的怪事。

张道长眉头紧锁听我说完后，慎重问：「你的颈椎，有没有不舒服？」

我愣了愣，心说确实如此，但这不过是上班族的通病啊？

这老登，在给我下套？

张道长看着我，苦笑说：「看来是了，你也不必狐疑，仔细摸摸后颈处，有没有伤口。」

我眼睛盯着他，手却不由自主摸向后背。

并没有什么异样。

毕竟，谁会察觉不到自己受伤了？

我皱起眉，正想不理他转身离开时，后背却传来一阵刺痛。

准确来讲，我刚刚摸到的，是脖子后面颈椎突出的那块骨头。

那里竟然真的多出来一道像被锋利刀片划开的纤细伤口。只有在认真摩挲时，才会感觉到皮肤上那种凹凸不平的触感。

我有些慌了，用力试图拨开那道伤口，瞬间传来了一阵刺痛。

这道伤口竟然还没有愈合！我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有多深！

我颤抖着手，缓慢地向下移去。

伤口竟然已经蔓延到了后背三分之一处！

我看着张道长，艰难开口：「这是.....怎么回事儿？」

「你的狗啊，替你挡了一条命。」

「什么意思？」

张道长怜悯看着我说：

「那个东西，她想把你剥皮。」

6

「古时候，行刑官会在犯人后颈开一道口子，顺脊椎向下直至尾椎。有了这道伤口，剥皮就会更加顺利。」

公园里，张道长认真为我解释起伤口的来历。

「所以.....她为什么要找上我？」

「不错，这世上鲜少有无事生非的鬼，但原因只有你自己才能明白。」

张道长说罢，欲言又止。

我见状，识相地把所有现金交到张道长手里，急切说：「张道长，您得帮我！」

张道长收下钱后，在布袋里翻出一包药粉。

「这是祛阴粉，一日三服，足够保你今明两天安全。剩下的事，我会再联系你。」

我接过所谓的祛阴粉，连连道谢，与道长告别后匆忙回到家，一心研究起这包带着茉莉花香的药粉。

虽然还有些怀疑，但一来张道长确实像有点本事，二来我也受够了这两天的怪事，便直接按道长吩咐，分成三份，混着水喝下了。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晚，我确实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醒来，我犹豫一番还是请了假。

我必须尽快搞明白，女鬼究竟为什么会找上我？

首先，我与前女友们基本都是好聚好散，而今单身已久，绝不会是情债。

其次，这些年我变得越发圆滑，既没有得罪过谁，更别提杀人害命了。

所以，为什么偏偏找上了我？

直到天黑后，我已经翻遍了高中至今的 QQ、微信、甚至是公司群，都没发现哪个女孩与我有过什么过节。

草草泡了碗面，我将目光锁定在高中之前。

那时的记忆已经太模糊了，不过我还有几个发小，可以向他们打听一下。

说做便做，我翻出发小张青的电话号，拨了过去。

结果，接通电话的却是张青妈妈。

我打了声招呼，疑惑问：「张青呢？」

阿姨沉默了一下，说：「张青，去世了。」

「什么？」我一怔，「什么时候？因为什么？」

「今年三月份。」

那是两个月前。

我有些失神，安慰了阿姨几句后，才发现阿姨并没回答我的问题。

「阿姨。」我追问道，「所以，张青是怎么去世的？」

「小山，你别问了，警方说现在还不能公开。」

「不能公开？这算什么？是刑事案件吗？」

我满脑袋问号，但阿姨则哀求地让我不要再打听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是什么样的死亡，能让亲属不要公开？

我气冲冲地给其他几位发小打去电话，准备质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又为什么对我隐瞒。

结果，第二个发小孙鑫的电话已经停用了。

第三个于学智，停机。

第四个，是李元林。这次电话拨通了，却又是李元林的母亲接通的。

我涌上一股莫名的恐惧感，颤声问：「阿姨，怎么是您接的电话？」

「小山，元林去世了。」

7

夜晚，我呆呆坐在沙发上。

自从打完那几通电话后，我陆续找到了失联的两名发小的父母联系方式。

孙鑫、于学智，也已经去世了。

这是我童年最要好的四名发小。

初中后，我们离开家乡，有人去了省会，有人移居南方。

而今无一例外，他们都在两年里陆续死亡，且案件详情全部没有对外公开。

我来不及悲伤，找到一名警察朋友打探消息，在确认我与几名死者的关系后，朋友终于答应下来。

他翻阅了电子档案，然后在电话中慨叹说：「怪不得，还真是很恶劣的案子啊。」

朋友顿了顿说，「四名死者，全部都是被人剥皮致死的。」

我不自觉捏紧了手机。

「好的，谢谢你。」

我挂断了电话，注视着窗外漆黑的夜晚，窗户上隐约倒映出我的脸。

我发现自己在笑。

我分不清那是一种苦笑，还是一种狞笑。

那个女鬼不单单是找上了我，她是想把当年的几个孩子赶尽杀绝。

她早就盯上我了！而且也根本没准备放过我！

搞明白这件事后，我翻出了家里所有的胶带、纱布，用两个小时把自己包裹得结结实实。

接着在临睡前，服下了张道长给的药粉。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冲空气竖了一根中指，也不知道那个女鬼还在不在房间里，能不能看得见。

但是既然这女鬼死缠着我不放，既然她已经残忍地杀害了我的发小。

甭管她生前有什么深仇大恨，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任何委曲求全的余地了！

我竖着中指，对镜中空荡荡的卧室冷笑说：「别得意太早了，老子没那么容易死的。」

Fuck you!

8

这一觉，我足足睡到了中午。

不知道是因为张道长的药粉，还是因为小鬼也怕恶人。

总之，我神清气爽地醒来，感觉自己打赢了胜仗。

我得意地起床，拿起桌边的水杯，刚喝了一口水，便感到双唇一阵刺痛，火辣辣的像抽筋一样。

我急忙跑到卫生间，看看嘴唇到底怎么了。

卫生间的镜子映着我木乃伊的可笑模样，和我那张惊恐的脸。

我上下嘴唇的嘴皮，已经被剥没了。

我看着自己泛着血丝的嘴唇，强行压下不断翻涌的恐惧。

我知道这一切仅仅是刚开始而已，只要我不死，我与女鬼的斗争就绝不会结束。

从卫生间出来，我注意到那条熟悉的鲤鱼玩偶，再次被摆上了我的床头。

还来？不嫌老套么？

我走过去，沉默地将鲤鱼玩偶拿起来，注视良久。

它还是那么恶心。

我点起打火机，将鲤鱼玩偶烧毁，丢到了马桶里。

接着，我拿出纸笔，开始做一件事。

我画了一张图，罗列出几位发小和我的人物关系图。我还是要弄明白，我们究竟惹上了谁？

可惜的是，我与他们阔别许久疏于联系，关系最多也就维系到大学时期。

受限于此，我只能将每个发小的前女友，甚至大学时期女同学的资料，一一列出来。

事情陷入了僵局。

与之前一样，我并没有找出他们得罪过哪位女生。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翻出张道长的电话拨通过去。

张道长则告诉我，他还没准备好。

在听到药粉已经不管用之后，便临时教我以鸡血画了几张符，贴在门上。

我一一照做，将门上贴满了符咒。

剩下来的时间，我始终冷着脸坐在沙发上，死死盯着门。

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有多大的神通？

皇天不负有心人。

凌晨三点钟，我的眼皮子开始打架，门响了。

咚咚。

咚咚。

我一下来了精神，又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是不是符咒起了作用，女鬼还跟我来了次先礼后兵？

咚咚，咚咚。

敲门声源源不断，节奏清晰，我仿佛能看见门后有个女孩，面无表情地敲着门。

不过，这是不是表示，她真的进不来？

一时间，我胆子壮了起来，尤其是想到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恶向胆边生，大喊道：「别 NM 敲了！」

接着，我壮胆走到门边，深呼吸一口气，准备通过门的猫眼，看看究竟是不是那天送外卖的女孩。

那个穿着复古裙子，皮肤冷冰冰，表情死板的女孩。

我将眼睛贴到猫眼上，却发现什么也看不到。

反而楼道里黑黑的，只剩下一盏猩红的灯。

奇怪，那是谁在敲门？又是怎么敲的门？

我死死盯着猫眼，用力移动眼珠，试图上下左右变幻角度。

但是除了那个灯泡，其他地方都黑黑的。

不仅如此，电路好像也不太好，总是每隔几秒一闪一闪的。

咚咚，咚咚。

敲门声，还没停下。

MD，莫非只是灵魂？

我恼羞成怒，手按到门把上却猛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猫眼的角度，应该看不到挂在楼道天花板的灯才对。

我再次趴回猫眼。

黑黑的四周，中间一盏猩红的灯。

不对。

那不是灯。

那是一只猩红的眼睛。

那个女鬼，正紧紧贴着猫眼，与我对视。

我心跳骤然漏了几拍，慌忙转身。紧接着，全身便动弹不得了。

身后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具被剥皮的头颅，只能辨别出一双空洞的眼睛。

他正与我面对面，距离不过一掌之间。

9

我直接瘫在了地上。

这 TM，是怎么进来的？？

一具全部被剥去皮肤的身体站在我面前，肌肉、脂肪，乃至有些发黑的血脂挂在身上，就像血浆片里最令人作呕的丧尸一样。

突如其来的恐惧引发出强烈的不适感，我真的吐了一地。

咚咚，咚咚。

门后，敲门声还在不断响着，如海啸一般的绝望感在我心头蔓延。

「是我啊，小山。」与此同时，眼前的血尸也发出了声音。

小山，是儿时那几个发小对我的称呼。

我猛地辨别出这是张青的声音。

当年那几个发小，分别叫作张青，李元林，孙鑫，于学智。

听到熟悉的声音，我瞬间捡回了一丝理智。

我艰难开口、近乎哀求地说：「张青？」

这时才发现，我声音已经变得沙哑无比了。

张青的血尸点了点头，后撤了几步，我这才有机会站起身来。

「我……」

然而，张青背后竟然还站着三具血尸！

一具站在窗前，一具站在沙发旁，还有一具正从卧室走出来。

它们分明是人形，但每一个都散发死物的气息，就像是商场里支离破碎的人偶，诡异又恐怖。

此时此刻，它们正齐刷刷地盯着我，一言不发。

我意识到它们可能都是死去的发小，便出声问：「你们.....究竟是被谁杀死的？我为你们报仇！」

结果它们都没有回应，反而迈着不协调的步伐，像一座座没有骨架支撑的，即将融化的泥像般，向我走过来。有的摔倒了就爬过来，在地板上留下一滩血迹。

直到将我包围。

我束手无策，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滑落。

这时，张青的血尸再度开口说话了：「小山。你为什么，没死啊？」

啥？

一时间，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而四具血尸也根本没有给我回答的空间。

张青血尸的那句话，就像开启了什么指令一样，话音刚落，四具血尸立即向我扑了过来。

在我的视线中，四面八方，全部都是血淋淋的血手。

一只血手迎面而来，带着腐烂的气息与恶臭的血肉，死死捂住了我的嘴。

我刚刚伸手，想把这只血手移开，大腿又传来一阵刺痛。

趴在地上的血尸，狠狠咬了我一口。

我腿一软，被几双血手死死摁在地上。

紧接着，不知是哪具血尸的手，伸入了我的后背。

它摸向了我后颈已经缝线的伤口，扯断线，生猛地撕开了那道伤口。

「啊！！！」

剧痛一瞬间袭来，我发出一声惨叫。

脑海中回想起张道长对我说过的，剥皮的酷刑。

所以我接下来，也要接受这样的折磨吗？

这个念头一出现，我恨不得直接自杀！

可惜被制住的我，脸紧紧贴着地板，浑身传来疼痛，除了腐烂恶臭的气息，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根本没有思考反抗的余地。

「汪！」

就在我几乎要失去意识的关头，我听到一声熟悉的叫声。

作用在我身上的力气，似乎也小了一些。

我恍惚中抬头，发现阿黄从窗户飞跃而来。

「汪汪！」

它扑到血尸身上，不断撕咬。

我看到血尸尽力甩开它，它虽然被甩得老远，依旧很快扑到另一具血尸上。

我有了喘息的空间，爬起来抄起桌边的凳子就向离我最近的血尸砸去！

砰！

我虎口一震，还是忍着疼痛，拎着凳子，砸向目光一切血红的东西。

「汪汪汪！」

狗叫声、敲门声，与椅子敲打时发出的闷响声混在一起，我已经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

视线逐渐模糊，力气在逐渐丧失。

再次挥出椅子，我却砸了个空，身子顺势重重摔在地上。

这时我才发现血尸不见了，那个生龙活虎的阿黄也不见了，不间断的敲门声也停下了。

唯独后背的剧痛，满地的鲜血，凌乱破损的墙壁与家具告诉我，刚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回过神来，没等庆幸大难不死，便闻到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香味。

顺着香味走到厨房，我发现在未起火的锅内，躺着一颗头。

那是我亲手埋下的，阿黄的头颅。

上面，还带着新鲜的泥土。

它用它的性命救我一次，又化为灵魂，与那帮血尸同归于尽。

它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

或许，我很快会去另一个世界见它。

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它在另一个世界，看着它的主人，战胜女鬼，好好活下去。

如果是后者的话，它一定会像以前那样，伸着舌头憨笑吧。

锅中，阿黄那双空洞的眼眶还在盯着我。

忽然之间，我总感觉有有一些什么线索惯连起来了。

可惜这感觉转瞬即逝，我也没能抓住。

只能等待天亮后，前往医院再度包扎。

10

包扎过后，我在医院眯了一觉，已经是下午时分。

张道长幸不辱命，也有可能得益于我今天不断的转账攻势，总算是如约送来了一些他口中的法宝。

我们回了家，他一一为我介绍，什么香烛、糯米、符咒，都是基础的辟邪法宝。除此之外，张道长还专门针对女鬼，带来了一众法宝，全部都是女鬼最怕的物什。

一些雷击木的碎屑，用来洒在门口以防女鬼进门。

幼儿的头发、公鸡的鸡冠，摆在屋内，辟邪的同时还会令女鬼因惊吓现身。

最后是一面朝天镜。

按张道长的说法，只要照向女鬼，女鬼必会退散。

「如果还没能解决，你就和我一起住几天吧。」

张道长似乎对屋子内的布置十分满意，交代好这一切后，就收钱离开了。

剩下我一人，沉默地站在屋子里。

今天我充了钱，买了道具，也算是人民币玩家，没理由不能和那女鬼真的较量一番！

就这样直到午夜，我都打起了一万分精力，等待女鬼的到来。

时间很快来到凌晨三点，我忽觉屋内温度骤降，意识到女鬼将至，立即紧张地看着门口。

结果，这次女鬼没有敲门。

吱呀。

门，竟然自己开了。

地上雷击木的碎屑，多出了一个脚印。

不大不小，湿湿的。

紧接着，又多一个，又多一个.....

女鬼在走向我！

然而女鬼没有现形，还若无其事地走在什么狗屁雷击木的碎屑上！

王八蛋.....那个张道长，根本就是一个骗子！

怎么可能随便画几张符咒就有神明之威？恐怕昨天女鬼不进门，也不过是在戏弄我而已！

所以，人类还是没办法与鬼神抗衡的，对吗？

我绝望了。

可我不想放弃阿黄救回我的这条命，便带着最后一丝侥幸，抄起朝天镜照向女鬼的方向。

但是地上的脚印，还在一步步走向我。

没用的。

一切都是没用的。

眼看着女鬼已经来到我面前，我哀嚎一声，用尽力气拿镜子向前砸去，旋即一股大力抓住我手臂，并将我固定住，任我怎么挣扎都无法逃脱。

猛然间，手指传来了钻心般的痛楚。

我惊恐地看向左手。

我的指甲被女鬼拔掉了。

虽然看不到女鬼的样子，但我也能感觉到女鬼正低着头，认真地从指甲的伤口开始，剥我的皮。

撕扯的剧痛，随着左手的伤口，逐渐撕裂蔓延。

我只能无助地瘫靠在墙上，眼睁睁看着自己左手食指上薄薄的皮肤，被一寸寸剥下。

眼看着食指的皮肤已经被完整剥下，无名指的指甲，又被一股寸力抽了出去！

「你他妈的啊——！」

这一次钻心的疼痛，反而再次激发了我抵抗的意识。

即便女鬼还在死死抓着我，我还是用尽力气抽出了手，向门外跑去！

一瞬间，我的左手从无名指到小臂的皮肤，被撕下了整整一长条！

得益于此，我也感觉到抓住我手臂的那股力气，消失了。

我如获新生，匆忙向外跑去。

我跑到门口，转头看了一眼，顿时腿就软了。

那个被我扔在桌上的朝天镜映出了「女鬼」的模样。

她瘦弱不堪，穿着水淋淋的白裙子，苍白的脸庞上满是尸斑。虽然与之前见到的送外卖的年轻女孩有些相似，但却截然不同

——她只有一头细碎的短发，「她」，是个男的！

这 TM 的！竟是个男鬼！

镜子中，我能看见他还在冲我邪笑。

「为什么.....」

我终于听到他亲口说的话，正是我前两天总听到的嘶哑的嗓音。

我来不及思考，掐了一下自己大腿，近乎癫狂地冲出了这栋楼。

11

等再进医院，我被打了麻药，被推进手术室。

我躺在手术台上，被手术灯的强光照耀着，只能闭上眼睛。麻药的效果也随之传来，整个人的意识变得昏昏沉沉的。

陷入昏迷的最后一刻，我终于回忆起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在我小时候生活的那座小县城里，有个男孩，举手投足都像个女孩。

现在我知道，那叫作性别认知障碍。

但是，当年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虽然那个男孩十分恬静，性格善良，但在当地男生的群体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像一个异类。我的几个发小，也总爱联合起来欺负那个男孩。

有一年冬天，他们扒光了男孩的衣服，强迫着给男孩套上了一条破旧的花裙子，然后将他丢到冻河中。

寒冬的北方，几个男孩站在河岸上捧腹大笑，而那个穿着花裙子的男孩，只能无助地在冻河中扑腾。之后，男孩就消失了，他的母亲也疯了。

发小们对当天发生的事绝口不提，或许只有河中的鲤鱼才知道个中真相。

现在我终于明白，是那个男孩，回来复仇了。

为什么.....

我也明白，他说的，应该是——

为什么，欺负我？

12

第二天，张道长也来了医院，我把一切讲给他听。

「那你呢？」张道长听完后，神色复杂地问道，「那你呢？你当时在做什么？」

我叹了口气：「我看不过去，先跑回了家。」

「明白了.....」

「道长，我该怎么办？我是无辜的啊！」

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张道长身上。毕竟昨天的一切都证明，张道长因为听信于我误判了鬼魂的性别，但那面朝天镜，

至少是有效的。

「道歉试试吧，想一想他之前受的霸凌，以及他想要什么。」
张道长这样说着，又问我，「他没给你什么提示吗？」

我苦思冥想，最终想到了最初出现异样的鲤鱼玩偶。

没错！

他过来的时候，总要带些什么东西！

第一次第二次，都是鲤鱼玩偶，第三次是成堆的鲤鱼玩偶，第四次则是我本已安葬的爱狗阿黄。

这就是我那天灵机一闪，却并未把握住的线索！

一个把这些事件串起来的线索！

我把这个发现兴致勃勃地告诉张道长，却发现他脸色都变了。

「这是，逆生咒啊.....」他对着我，脸色都变得有些苍白。

我冥冥中感觉不妙：「什么是逆生咒？」

「那个鬼给你送的吃食还有这些玩偶，实则是头七的贡品。相传，孤魂野鬼在找到目标后，为其送上七天贡品，再经过作法，就能利用目标的躯体死而复生。」

接着，张道长眉头紧锁说：「很奇怪，既然你当年没动手，为什么还要对你用这么歹毒的咒法？」

「.....我怎么知道。」

我直视着张道长，良久才说出这句话。

其实，我知道的。

那个冬天，我确实没动手。

但我是那些发小的老大，是我命令他们，给男孩穿上裙子。

男孩找我报仇，可以说再理所应当不过了。

不过，我没跟张道长说这些事情。毕竟我摸不准张道长性格，万一此人一心向善，没准恨不得先替男鬼把我给收了。

这时我忽然想起，自己之所以第二次点了外卖，是误以为自己桃花运正盛。

那个连续两天，为我点外卖的神秘的姑娘，如果「她」也是那个男鬼的话.....

两天的早餐，三天的鲤鱼，以及一天的阿黄。

我连忙把这个顾虑讲给张道长。

他听后，神色凝重地说，「昨天他没得逞，那今天，可能就是最后一天了。」

保命要紧，我拒绝了住院，跟着张道长回到了他山上的道观。

途中我买了丰厚的贡品，只期待对方可以放过我。

虽然我知道，这样收效甚微，毕竟对方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夺走我的身体。

左臂、后背、嘴唇.....

我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处好地方，几乎是每分每秒都忍着疼痛。

幸好到山上后，有张道长给我做伴，时不时讲一些鬼怪故事，能分散一下注意力。

这间道观的偏房内，被张道长挂满了朝天镜，除此之外，就只剩一张八仙桌，几张板凳。我们就围着桌子，听张道长侃大山。

他告诉我，鬼怪其实都是不分好坏的，有了复仇的源头，通常就会一直作恶。还告诉我，跟鬼怪是讲不了道理的，打鬼还需拳头硬。洋洋洒洒一大溜后，再次给我推销起他的祖传铜钱剑，十万一把。

我有些欲哭无泪，心想都这时候了，这老登还想挣我银子。

很快，时间来到了凌晨三点。

「要来了。」张道长神色凝重跟我说道。

我立即把裙子与贡品都一一摆到桌子上。然后点起香火，虔诚地跪在地上。

「那天，都是他们动的手，你如果回忆起来，知道我没有参与其中的.....」

「说起来，我都忘了你的名字，但我知道那不是你的错，那是囿于当时年代的原因，偏见引起的悲剧.....」

「其实，我记得你很善良的！你一定不想滥杀无辜的，对不对？那时候，我们给蚂蚁洞灌水，是你出面阻止，那是你第一次冲我们大声喊，还吓了我们一跳呢.....」

「这是我给你买的裙子，很好看的，希望.....」

我不断地说些有的没的，直到张道长传来一声咳嗽，我抬起头才注意到，他来了。

满屋子的朝天镜映着一道白色身影，他正在直勾勾盯着我，也不知道出现了多久。

我深呼吸一口气，正准备继续说下去，却发现男鬼向我缓缓走来。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欺负我啊.....」

男鬼终于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却带着委屈的哭腔。

一时间，我不知所措，只能通过镜子观察他。

男鬼却突然站在原地，不再向我走来。

我仿佛又见到很多年前，那个被孤立被嘲笑的小男孩，当时他也是这样，站在人群外面。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此刻的他没想伤害我的样子。

「我不会再欺负你了啊！还有他们！你做得已经够多了！」

我看到一丝曙光，急忙冲着他大喊。

镜子中，男鬼抬起手做了一个擦眼泪的动作。

接着，他转过了身，背对着我。

我如释重负，绷紧的身体一下子松懈下来，然而就在此时，我的后脑却传来一阵刺痛。

我缓慢地转过身，看到张道长冷着脸站在那里，但他的话却不是对我说的，他说，

「回来，儿子。」

他的目光，注视着我身后男鬼的位置。

「你怎么，总是不听话呢？」

14

我倒在地上，脑中云雾环绕，再也没有力气起身。

张道长祭出几张符咒，身手矫捷地将男鬼「封印」在了八仙桌旁。

正常看来，只是几张符咒贴到了八仙桌上，但通过朝天镜，可以看到男鬼慌张地意图闪躲，却被张道长娴熟地用符咒死死盖住了头颅。

那一瞬间男鬼再也挣扎不得了，紧接着，我被张道长抬起来，一同放在八仙桌上。

我已经说不出话，只能用疑问的目光看向张道长。

张道长先是拿出了一盒医疗用具，然后冷漠地看着我说：「我是他的父亲。」

我愣住了。

这是我从没想过的情况。

这也是我听到最坏的情况。

我还想辩驳些什么，但张道长已经拿起手术刀，移向了我的面部。

「结婚后，我一心求道，抛家弃子，钻研仙术。但没有一个道观收留我，甚至还诋毁我是邪魔外道。」

张道长轻描淡写说起了往事，同时操作手术刀，缓缓割下我的耳朵。

疼痛淹没了我的意识，却不能激发起我仅存的一点力气。

即便我充满了不甘与愤怒，却也只能任其宰割。

「我没有办法只能回家，却得知这件惨案。你知道吗？我儿子是冤死的，魂魄只能盘踞在那条冻河上。为了给他报仇，我拘了他的魂，一直在寻找当年的凶手。」

「说起来不怕你笑话。他挺没出息的，只想着去投胎，你说这怎么行？你们可活得好好的呢。」

泪眼蒙眬中，我看到张道长挂着变态一般的微笑。

他已经割下了我的一只耳朵，转向另一只。

疼得麻木，我只能隐隐约约听到张道长平静的声音了。

「所以十八年来，我不得不时刻将儿子封印在身边。我折磨他炼化他，只为了让他多听听我这个做父亲的话。我是为了他好啊！」

「十八年后，我终于成功研制出了逆生咒。复仇开始了！」

「我驱使儿子，一个个杀了当年的小畜生，最后决定用你来做还魂的容器。你不冤，当年是你出的主意，对吧。」

昏暗的灯光下，我总算知道这两年惨案的真相，可也无力回天。

但这个王八蛋，他怎么笃定那个狗屁逆生咒就能成功？

这世上绝不可能存在还魂之事，这是多少皇帝梦寐以求的事情？就这样让张道长轻而易举破解了？

如今我完全没有力气再讨论逆生咒的是非对错了。

更何况我也明白，张道长研究邪法，早已经走火入魔，甚至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的灵魂，囚禁在身边，一直折磨了十八年，仍乐此不疲。

我不禁开始痛恨自己，当天听闻逆生咒的时候，就该察觉到一丝蹊跷

——逆生咒需要在鬼魂送完贡品后，有人配合做法，那是谁来做法？

岂不正是张道长？

而今，即便我怎么尽力挣扎，却因为脑部重创，也使不出一丝力气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张道长继续拿起一把钳子，掰开我的嘴，一颗，一颗，开始拔牙。

「只有五官尽失，才能成功还魂。」

张道长语气冷静，脸上却浮现着变态般的笑容。

我已经数不清是多少颗了。

中途我昏了过去，但被张道长一盆冷水浇醒了。

张道长正放下水盆，去翻起其他的手术器具。

「别着急，你还有一对眼睛呢。」

刚才的那一盆冷水，唤醒了我体内仅剩的一丝力气。我的右手，终于能使上力了。

但凭一副被锁住的残破身躯，和一只有气无力的右手，我又能怎么办？

我连给自己一个痛快都不能！

等等。

这个念头一蹦出，我立即想到了什么。

我侧过头看到朝天镜中，男鬼被张道长的符咒，封印在我旁边的桌子上，痛苦地扭动着身子。

看到这一幕场景，我想通许多事情。

我不能给自己一个痛快，但他可以。

我举起右手移向旁边那张桌子，然后，抓住了符封印他的符咒。

张道长注意到了我的举动，厉声喝问：「你干什么！」

我冷笑起来——当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血肉模糊的脸上，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冷笑。

但我仍口齿不清地大声喊道：「他妈的，老子死，也要死在你儿子手里！」

给老子，一个痛快！

我秉持着一心求死的决心，不等张道长阻止，决然地撕了下符咒。

15

视线中，张道长急忙抄起手边的符咒，试图再度制伏他无意识的儿子魂魄。

我瞥了一眼，镜子中的男鬼重获自由后，仍不知所措地看着张道长扑向他。

就像，一个被家暴的孩子，永远只会低头忍受一样。

这怎么行？

我一边恨铁不成钢，一边用尽全身力气起身，扑到张道长身上用仅剩不多的牙齿，狠狠咬住他的胳膊。

「放开！」张道长狠狠扇了我一个耳光，将我摔在地上。

「你不要怕啊！」我倒在地上，死死抱住张道长的大腿。

「有人欺负你，你不要怕啊！」

我盯着男鬼在的方位，不通过镜子，我只能看见一片虚无。

「我们欺负你，你爸欺负你，你不要害怕啊！」我大声喊着，
「你要学会还手啊！」

「像你保护那些蚂蚁一样，保护好自己啊！」

我近乎哀求地大喊，任由张道长一脚一脚踩向我的头，踩向我的伤口。

间隙中，我看到朝天镜内，男鬼瑟瑟发抖的身影，以及张道长手中高高举起的符咒。

我怪叫一声，在张道长落手之际，忍痛起身，一只手抱住他的胳膊，另一只手紧紧握住张道长手中的符咒。

我知道，男鬼就在我眼前。

我偏过头，看向一面朝天镜，朝天镜内，男鬼也转过了头，与我在镜中对视着。

「你不是厉鬼，也不是怪物，你没理由受欺负的啊！」我大声哭喊着，「把我们都杀了吧！你应该这么做的！」

「你放屁！」

张道长挣脱了我，也没再理我，瞬间将符咒贴了下去。

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符咒落空了。

我们齐齐扭头，看向朝天镜。

镜中，那道瘦弱的身影，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坐到了张道长的肩上。

「为什么.....抛下我们.....」

「儿子.....你听爸爸讲.....」

「为什么，要抛下我们啊！」

男鬼哭着说出这句话，然后他双手用力，张道长脑袋转了个弯，喉咙间发出无意义的咕噜声。

然后男鬼趴在张道长身上，从脸开始划出一道伤口，不停地剥皮。

他似乎只会这一种复仇的法子。

16

没多时，张道长就已经死去了，我瘫在桌上，发出如释重负地感叹。

我说：「可以的话，给我一个痛快，好么？」

我注视着男鬼站着的地方。

心里像是放下了一块重担，明明将要死去，却感到很轻松的样子。

一切都结束了。

良久，我身上除了之前遗留的伤痛，却并未传来任何疼痛。

难道我已经死了？

那也太痛快了吧，连痛苦都没有。

我想不明白，扭头看向朝天镜。

却发现镜中，男鬼只是站在原地，看着血肉模糊的张道长，一言不发。

直到一声鸡鸣传来，朝天镜中的他才扭过头，深深看了我一眼，烟消云散了。

剩下我一人，在桌上缓了半个小时左右，才起身报警。

我录了口供，碍于我确实没有作案动机，警察虽然不信我鬼神之说的说辞，但也关押了我七天，简单治疗了伤情，再放我回

家。

一切都结束了。

于法，我确实不是杀人凶手。

于鬼魂，或许最后他没有杀我，是因为我给了他最终的解脱。

想起这两年来的惨案，我不由心下唏嘘。

我想到一句话，我能确保正直，却不能保证没有偏见。

这本就是个处处充满偏见的时代，只不过我们是因为将偏见付诸行动，不断将快感释放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才迎来了悲惨的结局。

张道长从小抛家弃子，痴迷于邪魔外道，即便之后想为儿子申冤复仇，却终究用错了办法，枉顾儿子的真实意愿，最终死在了儿子失控的魂魄之下。

这就是鬼魂死不瞑目的两个问题。

为什么，欺负他？

为什么，抛下他们？

我再次想起张道长对我说过的话：跟鬼怪是讲不了道理的。

讲不了道理，岂非正是因为他抛家弃子，心虚无比？！

否则，为什么那天鬼魂会放过我？

我走在街灯明亮的马路上，只觉心中一阵唏嘘，想表达什么，却囿于词汇有限，不知说何是好，恐怕也只能将这段经历深藏于心。

17

回到熟悉的家，我好好吃了口饭，在夜幕降临时爬上床，不禁发出一句最务实的感叹：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我关了灯，安稳睡去。

结果，夜半三更，我被房间骤降的温度冻醒。

我没敢有任何动作。

因为在我的背后，传来了阵阵的呼吸声。

「为什么，阻止我.....」

这是，张道长的声音。

这也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 完 -

□ 吞茶嚼花

